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二十

隨園戲編

移觀育像

山西澤州北門外有廟供觀音時時有黃蜂從其座下石縫中出紛紛數萬白日爲晦土人移觀音像掘蜂穴以火熏之見一朱棺有底無面中有婦人突然而起將紅袖一揮頸拖雙帶而走衆惶視聽其所往其裙上滿繡蝴蝶飄飄然竟入市中李姓家而滅李方娶婦衆人告以故李以爲妄大罵衆人荒誕未三日其家新婦縊死

山陰風災

己丑年蔣太史心餘掌教山陰有扶乩者徐姓盤上大書關神下降蔣拜問其母太夫人年壽神批云爾母係再來人來去自有一定未便先漏天機復書云屏去家僮有要語告君如其言乃云君負清才故爾相告今年七月二十四日山陰有大災爾宜奉母避去蔣云弟子現在寄居絕少親戚無處可避且果係劫數中人避亦無益乩盤批達哉二字靈風肅然神亦去矣臨七月之期弱亦忘神所言二十四日晨起天氣清和了無變態過午二刻忽大風西來黑雲如墨人對面不能相見雨

龍閤千空中飛沙走石石如碗大者打入窗中以千百
計古樹十餘丈者折如寸草所居茂山書院石柱盡搖
至申刻始定牆傾處壓死兩奴獨一七歲小兒存米桶
中呻吟不死問之云當牆倒時見一黑人長丈餘擒我
納桶內其母則已死桶外矣是年臨海居民死者數萬
人

謝檀霞

連訪者昭州人好際耽吟友人某邀與同賈楚中友人
肆會計訪獨守卅次泊湘源數日愛江水淨碧凡衣裳
襟帶都促奴子再三澣濯而自吟不輟夜夢身立水上

有好女子蹴波與語自稱謝檀霞元時人年十八天死
父母憐我癖愛此間山水遂葬于此今塚沒水墜遺骨
久付泥沙生時好潔耽吟與君同癖宜壽而天放得全
其神氣不復輪迴生死介在仙鬼之間君明日當死于
風濤中妾憐其癖之同也敢以預告君可速附他舟回
家訪驚醒卽治裝覓下水船抵家歸後足不出戶旋聞
潮源陷風濤死數千人惴惴無已年餘忽夢吏數人突
至其家責以免脫之罪謂冥王赫怒將重按其事連皇
遽甚許焚冥錢若干方允緩期數夕後鬼使復至索錢
加倍昉亦允許正當焚送之期方晝寢忽見檀霞自外

入笑曰我來賀君賸難尋君居址不得廣爲問訊不圖野水之規人數太多容易蒙混又喜各府判官新舊交代我已遣人將君姓名註銷自今以後杳無死期我是數百年英魂飄泊無耦願其晨夕授子服氣之法不必交媾如人世之夫婦也且曰鬼差索詐不必理他有我在此後遂白日降形其家周旋如妻妾不飲不食久之昉亦能辟穀每言禍福輒應閭里以此敬而奉之檀霞嫌人世無味仍偕昉重游湘中不知所終

引鬼報冤

浙江鹽運司快役馬繼先積千金爲其子煥章營買吏

缺煥章吏才更勝乃翁陡發家資巨萬繼先暮年娶妾
馬氏頗相得繼先私蓄千金指示妾云汝小心服侍終
我天年我卽將此物相贈去留聽汝越五六年繼先病
復語其子云此女事我甚謹我死後所蓄可俱付之繼
先死煥章頓起不良卽與其姑丈吳某曾爲泉州太守
者商曰不意我翁私蓄尙多命與此女殊爲可惜吳去
此事易爲乃翁死後我來助汝逐之過數日煥章誘此
妾出屋伴靈私與其妻硬取箱篋搬入內室將乃翁卧
房封鎖此妾在外尙不知也繼先回煞後此妾欲歸內
室吳突自外入厲聲曰姨娘無往我看汝年輕決不能

守節不若卽今日收拾回娘家另擇良配我叫汝小主人贈汝銀兩可也隨呼煥章兌銀五十兩來煥章趨出曰已脩妾欲進內煥章止之曰既是姑爺吩咐想必不錯汝之箱篋行李我已代汝收拾停妥母煩再入妾素愿懼吳之威含淚登輿去煥章深謝吳之勞又數月節屆中元妾帶去之資及衣飾已爲父母弟兄蕩盡欲趁此節哭奠主人仍歸馬氏守節七月十二日脩香帛祭畢至馬家哭奠煥章之妻罵曰無耻賤人去而復返不容入內命其坐外廳之側軒暫過一夜祭畢卽去如再逗留我決不容妾徹夜哭五鼓方絕聲次早往視已懸

軀于梁矣煥章買棺收斂其母家懼吳聲勢亦無異言
煥章因屋有縊死鬼將屋轉售章姓別構華室自居章
翁自小奉佛誦經夜見此女作懸梁哭泣狀翁久知此
事心爲不平且惡煥章之嫁禍乃祝曰馬姨娘我家買
屋用價不少並非強佔姨娘與馬煥章吳某有仇與我
家無干明晚二更我親送汝至煥章家何如鬼嫣然一
笑而沒次晚爲此女設位持香送至煥章門低聲曰姨
娘傍立待我叩門卽叩門問司閽汝主人歸否對曰尙
未乃又私祝曰姨娘請自入仇可復矣司閽者不解章
之喃喃何語笑其痴章歸家終夜不寐天未明卽趨馬

家聽信見司閭者已立門外章曰汝起何早司閭者曰昨夜主人歸方至門卽疾作刻下危甚章驚而返下午復探馬已死矣過數日吳太守亦亡煥章無子其資均爲他人所有異沒後家亦不振

靈鬼兩救兄命

武昌太守汪獻琛之弟名延生者暑月暴亡後乾隆二十八年秋日其堂兄希官亦得危疾數夜不寐醫者開方以補劑治之其母方煎藥病者忽發聲曰大嬭娘母再誤也我昔誤于庸醫今希哥又遭此難我不忍坐視其死言畢卽將藥碗擲地希母問曰汝何人憑我兒曰

我卽延生也死未一年孀娘不能辨我音聲耶希母曰
汝死後作何事曰陰司神念我性直且係屈死命我爲
常州城隍司案吏因本官移文浙省城隍會議總督到
任差務要事命我賁文來此我故得來一探希哥不意
渠已卧病幾爲庸醫所殺此刻我往城隍衙門將公事
了結再來謁畢卽閉目卧竟夜安眠次早醒聞之茫然
無知至晚忽作延生聲曰憊矣速具水漿來解渴希母
與之又云可呼八兄來我有話說八兄者卽其胞兄也
旣至慰問若生時且云八兄汝何貪戲若此前在祖宗
祠堂池內自蕩小舟幾爲石柱碰斃其時幸我在旁使

柱旁倒不然難逃此厄柱下有古塚一坵因我父瘡池
不察使他枯骨日浸水中故欲來報怨我再三求之彼
方允諾八兄須爲遷葬又呼其妹三人至前曰大妹二
妹有福不妨小妹祿甚薄不若隨我去交與母親照管
何苦在此常受庶母之氣大笑拱手作別狀曰再會再
會言畢希忽仰臥如初越數日病愈不半年其幼妹果
亡二十九年冬希哥夢延生至曰兄今愈矣弟辦完此
差小有功績可望受職從此別矣後會難期語竟而去
希哥悲呼而醒

木蠶

永城尉陸敬軒浙之蕭山人修署截木署舊有柳樹一株鋸之板中現天然畫一幅如淡墨寫成左右峯右懸崖崖上松一株山樹一株枝葉倒垂松上纏藤累累中有一叟扶杖立高冠長袖鬚眉如活左手納袖中著胸前右脚前行露舄左舄隱衣下回顧若聽泉狀尉寶之攜歸其家時乾隆辛酉十月十三日事

滾經臺

貴州平越府署內有石臺高七尺藏佛經十六幅全書梵字讀之不可解相傳太守訊獄有事關重大而犯人不伏者則取經鋪地令犯人在經上滾過理直者了然

無害理屈者登時目瞪身僵數百年來官恃以斷獄而
獄囚亦無敢輕滾經臺者張文和公第五子景宗性素
懷抵任後以爲妖折臺焚經是年兩子死次年公亡

菜花三娘子

陽湖某秀才美丰姿春夜獨坐書房中間扣門聲啟視
之有女自稱菜花三娘子特來相伴隨後有四姊妹如
媵從然生驚其美遂留宿焉日久身病遣之不能去其
父具牒訴于本縣之張王廟是夜夢張王拘犯聽審責
三娘子蠱惑良人各杖十五押逐出衙五婦行未數步
皂隸持杖追至向三娘子索錢曰非我用情輕打則汝

等嬌嫩之臂傷矣焉能行路各女皆于裙帶中出錢謝之越三日三娘子復來曰我與汝緣法未盡不能捨汝汝再告張王王亦無奈我何汝同學有王先生某者其人迂腐可憎汝不許往告亦不許其入門生父母惡之重具牒訴于張王廟神果不靈乃速招王先生生處館遠方越數日方到到時生已死矣王先生亦邑中廩生年未三十

神和病

趙雲松探花年十六時戚人張某患神和病有女鬼相纏形神鵠立奄奄欲斃其母徧禱諸神卒無效驗唯趙

坐其榻鬼不敢至趙去鬼笑曰汝能使趙探花常坐此
乎毋苦求趙公趙不得已往秉燭相伴至第三夜不勝
其倦畧閉目病人精已遺矣越數日而卒

鼠食牛

句容村民養一牡牛忽有七鼠從牛後竅入食其心肺
牛竟死村民逐鼠得其一遍體白毛重十斤烹食之肥
過雞豚

代神判斬

蕭十洲叅戎致政歸養舟泊巫峽是夜夢有若差官狀
者持令箭騎馬沿江問孰是蕭大老爺舡躍入舡頭喘

猶未定懷中取出公文一角面書金龍四大王封六字
隨押七犯跪旁請判斬字蕭駭曰此地方官之事余武
職且退歸林下之員不敢越俎差官荅曰公文上有公
衙名請照例辦頃刻間燈燭煌煌傳呼升堂開門堦下
儀仗吏卒排立儼然坐公堂上非舟中也差官先唱絞
犯六名畢後唱斬犯一名乃六七歲童子蕭問曰渠尙
未成丁何罪遽斬吏搖手曰罪名已定毋煩置議請速
判之隨送標條判訖遂押衆犯而去公夢覺心惡之次
晨大霧彌江公戒勿解纜已刻向其母太夫人閒話間
述前夢未竟忽有一隻上水貨船觸石撞沉呼救甚慘

乃急命舟子撈救僅救起三客業僵死矣如法灌救良久方活其舵工七名皆已淹斃後復撈獲無頭童男一屍認其衣服卽舵工之子也余按此事與無錫華師道夢中相全華夢陰官差役請華到衙門判斷字華以未審罪名不肯落筆有被髮婦再四哀求云公若不肯下判則此案又拖累三年矣華終不肯云我不知其所以應斬之罪如何忍心落筆遂喝拒而醒隔三年師道卒師道字半江精篆隸之學在淮上程蕁江家處館與余交好

鬼門關

朱梁江名衣太倉州諸生也戊子科赴江寧鄉試寓中
患熱症甚危親友買舟送歸行次丹徒聞卧艙中忽爾
暈絕見二青衣人導之登岸其路直而窄黑暗無光兩
足甚輕飄行約十數里忽有一物來緊傍身左走十數
里又一物來緊傍身右再走數十里到一城巍巍然雙
門謹閉城額橫書鬼門關三字二青衣扣門不應再叩
之旁邊突出一鬼貌甚猙獰與二青衣互相爭鬪遙見
紅燈一對四轎中坐一官長傳呼而來近視之似太倉
州城隍神神問你是何姓名對係下場太倉州學生員
神曰你來尙早此處不可久停命撤所導之燈送歸見

城門洞啟轎甫入而門仍閉矣持燈者云速隨我向東走覺非前來之路行二三里至大江邊白浪滾滾持燈者將渠推入江心大呼救命而甦時舟已抵太倉城外蓋死去已三日矣因心窩尚溫故從者促舟子曰夜趨行至家病愈此事蕭松浦所言蕭客珠崖時曾過儋耳四面疊嶂翠嶺中通一道壁上鐫鬼門關三字旁刻唐李德裕詩貶崖州司戶經此所題詩云一去一萬里十來九不還家鄉在何處生渡鬼門關字經五尺大筆力遒勁過此則毒霧惡草異鳥怪蛇冷日愁雲如入鬼域真非人境矣

冤魂索命

乾隆戊寅蕭松浦與沈毅菴同客番禺幕中分辨刑名時菱塘有刃傷事主盜案獲犯七名駐証確鑿蕭照律擬斬解府司勘轉臬使某疑七犯皆問大辟得毋過刻駁審減輕蕭亦不願辦此重案借此推辭案歸毅菴辦矣毅菴居處與蕭僅隔一板壁夜間披閱案牘聞毅菴齋中若嘶嘶有聲甚微起而矚之見毅菴俯首案上筆不停書其旁立有三四鬼手捧其頭又見無數矮鬼環跪于地蕭急呼毅菴視之忽血腥撲鼻燈燭俱滅身亦暈跌窗外童僕急扶歸卧次日毅菴及同人叩其故蕭

告以所見殺菴曰吾知之矣昨宵所辦焚塘盜案也原
疑情真罪當七犯皆無可生之法因奉駁審不得不從
中減輕二名內謝阿挺沈阿癡兩犯本在外接贓並未
入內因獲贓格鬪刃傷事主且有別案君故皆擬斬予
欲改輕其罪以迎合臬司君所見跪地無數矮鬼殆二
犯之祖宗也其環侍之無頭鬼非二犯已伏法誅之夥
盜卽被殺害之怨鬼來索命也予不敢枉法以活人使
死鬼含冤于地下請仍照原擬頂詳可也其案遂定

掃螺螄

徐公浩觀察山西有老狐化作道士時入其署與語某

縣令太倉王姓者中飛語觀察信之將褫其官老狐緩頰謂其人祖宗功德不可量也後觀察廉得其誣事遂已令來謁觀察問君祖宗作何好事對以五世祖耕海濱海潮至青螺隨潮入岸潮退螺不能歸原處被人捉賣祖夫妻各持帚掃青螺入海自三更至黎明爲度如是者六十年狐所謂功德或指此耶觀察有小婢曰彩雲狐見之曰不可使爲婢此女有根基將來是觀音大士作媒嫁與洞庭君者遲數日彩雲持其父所書扇倚柱看觀察見文理粗通問知其父爲諸生祖翰林且感老狐之言命作第三孫女遠近皆知有三姑娘閨半載

有巨公以札寄觀察并贈一畫軸云聞公三姑娘未字人可許與申太守大年之子奉贈大士像甚靈懸齋頭禱求當有驗也申湖北人悟洞庭君之說大士像又與媒札同至乃爲成其婚狐之前知如此

周太史驅妖

周用修江西瑞昌縣樓下邨人年五十餘早喪妻有子有媳生計頗自給一日有嫗年五十許入其家登樓呼其長子婦至曰吾爾姑也爾母懼婦詫甚子歸時並未見有姑也用修聞之欲相見不許其子欲見亦不許然飲啖寢興無異常人舉家亦安之無何有諍語飛入其

耳怒亡去仲修家遂困所存布菽貯之櫃扇鎖甚固啟視一空邑人但時見老嫗在用修門首日市布菽如是三年家困甚請于官召巫治之皆不驗宗人厚輶以席吉士在假至其家先一夕怪去至期又去用修異之乞厚輶爲驅除厚輶硃書黃紙檄其土地神及社神曰陰與陽同一理無陰司則已若果有則以一區區樓下邨有二神在此而聽此妖崇人竟莫之問乎限三日驅之不能則五日七日若再不能是無神也焉用血食爲當今焚爾廟毀爾像矣檄焚後厚輶卽渡江訪友閱半月仍過樓下邨在肩輿小睡似見漫山塞谷皆老少男婦

人上立人者幾千萬輩擁道來觀一老人鬚長二尺立輿旁默無語厚轅驚覺僮肩輿入城諸族人賀曰君焚檄後三日怪去竟不復來言未已用修至搏顙于地球爲草善後文再焚于二神祠怪遂絕

良猪

江南宿州睢溪口民被殺投屍于井官驗無凶手忽一猪奔至馬前啼甚慘從役驅之不去官曰畜有所訴乎猪跪前啼若叩首狀官命隨之行猪起前導至一家排戶入猪奔卧榻前以嘴嚙地出刀血跡尙新執其人訊之果殺人者鄉人義之各出費養猪於佛舍號曰良猪

二十
十餘年死寺僧爲龕埋焉

雷打扒手

烏程彭某妻病子幼賣絲度日一日負一捆絲赴行求售因估價不合置之櫃上時出入賣絲者甚衆行家以其貨少他顧生理彭轉瞬絲卽失去因牽行主鳴官行主云我數萬金開行肯騙此數千文絲乎官以爲有理不究賣絲者悶悶回家適其子嬉戲門外見父賣絲歸以爲必帶果餌迎上索取彭正失絲懷忿任脚踢之兒登時死彭悔急自投河亦死其妻不知也隣人見其子卧于門扶之方知氣已絕連呼病婦告以兒亡婦痛子

情急登時墜樓死官驗後囑隣人爲之埋塋越三日雷
雨大作震死三人于賣絲者之門少頃一剃頭者復懸
據云前扒手孫某在某行扒出一捆絲對門謝姓見之
欲與分價方免出首係在我店賣出瓜分我得錢三百
彼二人各得二千旋聞賣絲者投河官驗後無事矣不
料今日全遭雷擊彼等均已擊死我則打傷一腿驗之
果然

北門貨

紹興王某與徐姓者明季在河南避張李之亂所過處
尸橫遍野一夕遇李兵二人自度必死避城內亂屍中

夜半燈燭輝煌自城頭而下疑賊兵巡城漸近乃城隍
燈籠愈驚懼不敢作聲少頃聞從者曰有生氣又一
吏呼曰一个北門貨一个不在數神漸遠去次早賊兵
出城二人起走緊記夜所聞認南路而行傍晚又抵一
城恰是北門突遇賊兵徐被殺王遁歸家後子孫其衆
泥劉海仙行走

如臯北門內湖南常德太守徐文度家買一泥塑劉海
仙長六寸許置于堂前神龕內有年矣一日文度欲睡
忽聞堂前有剝啄聲命婢攜燈照視其婢驚奔入告曰
龕內泥劉海忽然下地行走公初不信視婢驚怖之狀

乃出堂諦視而泥劉海果跣跣而行咸以爲妖欲毀棄之公語衆曰汝等且勿懼此像既能行走或有靈應之徵不可毀棄仍令供奉龕內迄今二十餘載絕無他故其子湘浦現任兩浙副使

驢雪奇寃

乾隆四十三年春保定清苑縣民李氏女嫁與西鄉張家庄張氏子爲室相距百餘里李女歸寧月餘新郎跨驢來迎令妻騎驢而已步行於後路經某村離家僅二十里緣此村居民素與新郎熟識必多調笑且驢亦熟識歸路張乃令妻先行至六七里許有三叉岐路過西

爲張家庄大路過東則任邱縣界有一少年控車自西道轆轤而來係任邱豪富劉某將張妻驢衝向任邱道上相逼而行天漸晚張妻心慌問少年曰此地離張家庄幾何少年答曰娘子悞矣張家庄須向西而去此是任邱大路相距數十里天晚難行當爲娘子擇庄借宿天明卽遣人送往何如張妻無奈勉強允從至前庄係劉之佃戶孔某家脩房安歇其時適孔佃之女亦新婚歸寧孔謂女曰今晚業主借宿不能違命汝當暫回夫家候業主去後再來迎汝女從而歸其房爲劉張共宿之所劉之車夫宿于房外張之騎驢繫於簷下次日將

午不見啟戶孔佃窺於窻隙見兩屍在坑頭俱在地簷下繫驢亦失孔佃與車夫頗慄莫制佃乃密語車夫曰汝家河南離此甚遠何不載彼衣物速行竄歸一經到官則尔我身命難保矣車夫從之是晚卽野瘞兩屍御車載物而去劉母兒子久出不歸杳無音耗卽在任邱縣控追車夫張郎追妻不見疑有別故復又趕至清苑控告其岳父母縣官疑有冤飭捕密訪其時有嗜賭無賴之郭三鬻驢于市恰與張供毛色相符向郭盤詰始知郭三向與孔佃之女有私孔女歸寧郭從後窻潛入見有二人共寢一時氣忿殺此二人并盜此驢縣令復

喚孔佃根詰屍首所在親往起屍開土三尺赫然一死人乃禿頭老和尚也復又深掘得所殺兩屍張寃旣雪劉死有踪而和尚之屍又屬疑案正懷疑問天忽陰雨乃避雨古廟寂無人跡詢諸鄰保云此菴向有師徒二僧後以師出雲遊徒亦他往矣卽同鄰保往視僧屍咸云此卽雲遊之僧也遂緝拿其徒訪至河南歸德地界已蓄髮娶妻開張豆腐店究其師死之由緣僧徒所娶之婦向與其師有姦後徒漸長復與此婦私通其師每有不平故共謀殺其師棄廟遠竄遂成夫婦乃置之法

張大令

嘉興張大令者辛巳進士海寧查太守虞昌之業師素
行正直忽一日平明而起索冠帶甚急道有當事貴人
要來相會遂着蟒衣補褂迎至大門外升中堂作揖遜
坐口喃喃對語旁人聽者語不可解初若欣喜繼而悲
嘆又繼而辭讓取茶兩杯一自飲一置空中杯亦不脫
落作態良久乃送至大門外再揖始歸家人問何客曰
嘉興府城隍也彼陞任去舉我代其職故先來見訪且
告我此地一二年內有兩貴人橫死遭劫者不少我不
便洩天機也言畢端坐不飲不食三日遂亡俄而巡撫
王陳兩公事發

鏡水

湘潭有鏡水炤人三生有駱秀才往炤非人形乃一猛虎也有老篙工往炤現作美女雲鬢牙珮池開蓮花瓣瓣皆作青色

蔡掌官

虎邱蔡掌官以古董爲業年少貌美飲倪康民家倪遣小奴持燈送歸于無人之處見掌官與人作揖口喃喃細語奴問與何人說話曰好友李三哥喚我我便同他去你不必跟我語未畢跳入河中奴急救起之拉歸家告知蔡之父母親友成大驚都來問蔡蔡如醉如痴

無所言但見刀卽摩其喉見繩則試其頸若以爲天下
至樂之境無如橫死者家人鎖閉之雖小衣衫襖皆不
縫帶但穴一洞通飲食而已清明日全家上墳蔡從窻
外逸出兩日不歸家人知其必死四處尋覓至白蓮橋
空野忽見掌官倚桑樹大呼曰我在此不必再尋矣家
人喜奔趨視之則已縊死樹上呼者乃其魂也縊帶係
偷柴坊店地上所晒布爲之

沈文松

高郵沈公文松宰山左霑化時有相好同官某親老無
子將奉差西藏公慨然代往聞者無不驚其高義跋涉

三年餘始回內地途中冰雪苦寒往往月餘無人烟有僕二人名夏祥者侍公最忠每至住營帳時輒不見少頃必手捧粟至炊熟奉公不知其粟何自來也一日晦霧行至險坂下臨深澗萬丈二僕俱墮澗中公馬足已陷忽見雲霧中有大士像手持青蓮向公指導俄頃身已過澗至平地痛失二僕逡巡不前久之暝黑聞人語聲急呼之則夏祥至矣問何來稱墮澗後有綠毛人長丈餘自澗中負出主僕相抱大哭公歸後將此事語高文良公高爲動色繪大士圖書年月以紀之後三十餘年沈之孫名均安者知江西贛縣高之孫名士鑽者官

贛縣司馬初不相識既而詢及世系彼此爽然始知大士固猶在高處傳爲至寶至此乃以歸沈

藍姑娘

王中丞丁憂後居杭州羊市公館竈下婢忽仆地良久蘇醒睜目作旗人語曰我鑲紅旗某部統家藍姑娘也口渴腹饑可致意大人作速供養我王親臨問曰爾旣係旗人何故到我漢人家來鬼曰我與羣姊妹清明日出門看會不料布政使國大老爺路過儀從甚盛將我姊妹一衝而散我避不及只得避到大人家來仲丞曰汝避國大人不避我獨不知國大人尙是我之屬員乎

他徧汝汝何不到他家作祟鬼曰我畏之中丞曰然則汝輩作鬼者亦勢利只怕現任官不怕去任官耶曰不然去任者果做好官我亦怕也中丞大不喜不得已且供飯燒紙錢與之婢病旋愈未一年中丞及于難

鼠胆兩頭

山東桂未谷廣文精篆隸之學藏碑板文字甚多每夜被鼠咬破心惡之設法擒鼠以爲鼠胆汁可以治聾乃生剝之果得一胆如蠶大兩處有頭蠕蠕行動鼠死半日胆尙活也卒不解其故懼而棄之溝中亦無他異或云首鼠兩端此之謂也然擒他鼠驗之并胆俱無

西海祠神

嘉興錢汝器太傳文端公第七子也選陝西武功令抵任後不數月以疾卒卒之前一日旦起告家人具湯沐朝服北向九拜復東向九拜家人問故曰北向所以謝主恩也東向者余出都時過蒲州宿西門外禹廟夢禹王召我爲水神居西海祠余固辭不獲定于明日當去次早果端坐而逝時壬寅九月十七日也先是有郭生者蓋屋人明慧善歌爲錢所眷孫君淵如亦善之旋以他事逸去後孫在朝邑令莊虛菴所接郭生書云九月過解州夢錢七公子來儀衛甚盛告余云將赴任西海

祠如申旦之約無間幽明當訪我于蒲州南郭外言訖
而寤若夢中言果真公子當不在人間矣時孫正訪生
消息不得接此信卽月脂車渡河至蒲州相訪果有西
海祠建于至元十二年現在重修落成方徘徊間忽郭
生自廊廡出相與敘述前事共相悲喜因醢酒潔羞爲
文祭云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
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陽湖洪孝廉亮吉亦甲
辰詩云少年有願須先償旣入神籍何能狂

餽孫酒

曹學士谿禮爲予言康熙甲申春與友人潘錫疇遊黃

山至文殊院與僧雪莊對食忽不見席中人僅各露一頂僧曰此雲過也次日入雲峯洞有一老叟身長九尺美鬚髯衲衣草履坐石床曹向之索茶老人笑曰此間安得茶曹帶炒米獻老人老人曰六十餘年未嘗此味矣曹叩其姓氏曰余姓周名執官總兵明末隱此百三十年此猿洞也爲虎所據諸猿患之招余殺虎殪其類因得居此床置二劍光如沃雪臺上俱河洛二圖六十四卦地堆虎皮數十張笑謂曹曰明日諸猿來壽我頗可觀言未已有數小猿至洞前見有人驚跳去老人曰自虎害除猿感我恩每日輪班來俱使令因呼曰我將

請客可拾薪煨芋猿躍去少頃捧薪至煮芋與曹共啖
曹私憶此問得酒更佳老人已知引至一崖有石覆小
凹澄碧而香曰此獼猴酒也酌而共飲老人醉取雙劍
舞走電飛沙天風皆起舞畢還洞枕虎皮卧語曹云汝
飢可隨手取松子橡栗食之食後體覺輕健先是曹常
病寒至是病減八九最後引至一崖有長髯白猿以松
枝結屋而坐手素書一卷誦之琅琅不解作何語其下
千猿拜舞曹大喜急走歸告雪莊拉之同往洞中止存
石床不見老人

張秀才

杭州張秀才某館京師某部統家書舍在花間中離正
宅首步張素小胆喚館僮作伴燈上卽眠已年餘矣八
月中秋月色大明館僮在外飲酒園門未關張立假山
石上玩月見一婦人披髮赤身遠遠而至諦視之膚體
甚白而自臉至身皆有泥汚垢癢張大驚以爲此必僵
尸破土而出蓄也雙睛炯然與月光相射尤覺可畏急
取木杙撐房門而已登床竊窺之未幾悉然有聲門撐
摧斷而此婦昂然進矣坐張所坐椅上將案頭書帖盡
撕毀之颯颯有聲張已駭絕更取其界尺大敲桌上仰
天長嘆張神魂飛越從此不省人事矣昏迷中覺有摩

其下體者罵曰南蠻子不堪不堪遂搖步而去次早張
僵卧不起呼之不應館僮及學生急請都統來視灌以
薑汁始蘇具道昨宵情形都統笑曰先生毋駭此非鬼
也吾家有僕婦喪偶積思成瘋已鎖禁二年矣昨偶然
鎖斷故逸出作鬧致驚先生張不信都統親拉至鎖婦
處窺觀果昨所見也病乃霍然張頗以不堪二字自慙
館僮聞而笑曰幸而相公此物不堪家中人有中瘋婦
意者都被其索鬧無休有咬傷掐痛其陰幾至斷者

周將軍墓二事

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齧其旁

墳漸傾瀉士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蹕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湧出一山高十丈餘闊截衝水處至墓前便繞道而流矣人咸異之

乾隆四十五年其地山水暴至有周某酋將軍之族孫也負母而奔黑夜踉蹌全不認路其母在伊背上罵曰汝有妻有子妻可以生兒可以傳代汝俱棄之而獨負我龍鍾之母不太愚乎其子不顧卒負其母狂奔而已次早天明始知身與母俱立將軍墓上土高丈許水不能淹雖行一夜並無三里之遠也歸家視妻子皆無恙

云水來時似有人扶我上屋脊故得生全其旁鄰人已
無子遺矣

新濟諧卷二十一

隨園戲編

婁羅二道人

婁羅人者松江之楓鄉人幼孤從中表某養大與其婢
私中表怒逐之婁盜其橐金五百逃入江西龍虎山方
過橋有道人白鬚曳杖立笑曰汝來乎汝相作天師法
官乎須知法官例有使費非千金不可五百金何濟婁
大駭曰吾實帶此數金少奈何道人曰吾已爲汝豫備
矣命侍者擔囊示之果五百金婁跪謝稱仙道人曰吾
非仙乃天師府法官也姓陳名章緣盡當去爲待子故

未行有三錦囊汝佩之他日有急難大事可開視之言
畢趺坐橋下而化。妻入府見天師天師曰陳法官望汝
久矣汝來陳法官死豈非數耶。故事天師入京朝賀法
官從行雍正十年天師入朝他法官同往妻不得與
夜夢陳法官踉蹌而來涕泣請曰道教將滅非妻某不
能救須與偕入京師萬不可誤天師愈奇妻乃與之俱
時京師久旱諸道士所請無效世宗召天師諭曰十
日不雨汝道教可廢矣天師惶恐伏地竊念陳法官夢
中語遽奏請妻某升壇妻開錦囊如法作呪身未上而
黑雲起須臾雨霑足世宗悅命留京師十一年誅妖

人賈士芳賈在民間爲祟召與使治嬰以五雷正法治之拜北斗四十九日妖滅是年地震與先期奏明指錦囊所載三事也今壞尙存錦囊空而術亦盡矣

嬰所服丸藥號

一二三當歸一兩熟地二兩枸杞三兩

又有羅真人者冬夏一衲佯狂于市兒童隨之而有取生米麥求其吹吹之卽熟晚間店家燃燭無火亦求羅吹吹之卽熾京師九門一日九見其形忽遁去無跡疑死矣京師富家多燒煖坑坑深丈許過三年必掃煤灰有年姓者掃坑坑中間鼙聲大驚召衆觀之羅真人也崛然起曰借汝家坑熟卧三年竟爲爾輩掃出衆請送

入廟曰吾不入廟請供奉之曰吾不受洪然則何歸曰
可送我至前門外蜜蜂窩卽昇往蜂窩窩洞甚狹在土
山之四蜂數百萬嘈嘈飛鳴羅解上下衣赤身入羣蜂
圍之穿眼入口出入于七竅中羅怡然不動人饋之食
或食或不食每食必罄其所饋或與斗米飯雞卵三百
一啖而盡亦無飽色語呶呶如魃梟不甚可解某貴人
饋生薑四十斤啖之片時俱盡居窩數年一日脫去不
知所往

蛇含草消木化金

張文敏公有族姪寓洞庭之西嶺山莊藏兩雞卵于廚

舍每夜爲蛇所竊伺之見一白蛇吞卵而去頸中膨亨不能遽消乃行至一樹上以頸摩之須臾雞卵化矣張惡其貪戲削木梯裝入雞卵殼中仍放原處蛇果來吞頸脹如故再至前樹摩擦竟不能消蛇有倉狀遍歷園中諸樹覘而不顧忽往亭西深草中擇其葉綠色而三父者摩擦如前木卵消矣張次日認明此草取以摩停食病略一拂拭無不立愈其隣有患發背者張思食物尚消毒亦可消乃將此草一兩煮湯飲之須臾間背瘡果愈而身漸縮小久之并骨俱化作水病家大怒將張捆縛鳴官張哀求以實情自白病家不肯休往廚間喫

飯入城視鍋上有異光照耀就觀則鐵鍋已化黃金矣
乃捨之且謝之突亦不知何草也

蔡京後身

崇正時某相公意自言爲蔡京後身以仙宮墮地獄每
世間誦仁王經耳目爲之一亮又罰作揚州寡婦守空
房四十年故癖好尤奇好觀美婦之臀美男之勢以爲
男子之美在前女子之美在後世人易之非好色者也
當使女衣袍褶男飾裙釵而摸其臀勢以爲得味外味
又常戲取姬妾優童數十以被蒙首而露其下體互猜
爲某郎某姬以爲笑樂有內閣供事石俊者微有姿而

私處甚佳公甘爲嘔弄有求書者非石即磨墨不可得也號腎曰白玉綿團勢曰紅霞仙杆

天鎮縣碑

天鎮縣隸雲中其地有元帝廟廟有古碑其上礮銃鉛鐵大小丸甚多皆陷入石內邑人云前明時聞兵來邑人拒戰不勝俄見此碑自廟飛出盤旋軍陣凡敵所放火礮咸著于上我軍無失創而敵賴以退今謂之天成碑現存于廟

臺輜郎君

杭州世家子汪生幼而聰俊能讀書年十八九忽遽

出不歸家人尋覓不得月餘其父遇于薦橋大街則皆
人擡轎而行父大驚牽拉還家痛加鞭撻問其故不荅
乃閉鎖書舍中未幾逃出又爲人擡轎矣如是者再三
祖父無如何置之不問戚友中無肯與婿然僕書成誦
者終身不忘遇街道清淨處朗誦高祖本紀琅琅然一
字不差杭州士大夫亦樂召役之勝自己鬪卷也自言
兩肩負重則筋骨靈通眠食俱善否則悶悶不樂此外
亦無他好

楊笠湖救難

楊笠湖爲河南令上憲委往商水縣賑災秋暑甚虐午

刻事畢納涼城隍廟坐未定一人飛奔而來口稱小民
張相求救問何事曰不知左右疑有瘋疾羣起逐之其
人長號不出曰我昨夜得一夢見此處城隍神已故縣
主王太爺同坐城隍向我云汝有急難可求救于汝之
父母官我卽向王太爺叩頭王曰我已來此無能着力
汝須去求隣封官楊太爺救過明午則無害矣故今日
黎明卽起開太爺姓楊又在此廟故來求救言畢叩頭
不肯去楊無奈何笑曰我已面准汝有難卽來可也問
其姓名命家人記之數日後散賑過其地訊其隣人曰
張某是日得夢入城後彼臥室兩間無故坍塌毀傷什

物甚多唯本人以入城故免

馮侍御身輕

馮侍御養梧先生自言初生時身小如猫稱之重不滿二斤家人以爲必難長成後過十歲形漸魁梧登進士入詞林轉御史生二子一爲布政使一爲翰林先生爲兒時能蹈空而行十餘步方知李鄴侯幼時能飛母恐其去以葱蒜厭之其事竟有

江都某令

江都某令以公事將往蘓州臨行往甘泉李公處作別面托云如本縣有屍傷相驗事望代爲辦理李唯唯已

而聞其三鼓後仍搬行李回署李不解何事探之乃有報相屍者商家汪姓兩奴角口一奴自縊汪有富名楊以爲奇貨命停屍于大廳故不往驗待其臭穢講貫三千兩始行往驗驗時又語侵主人以爲喝令重詐銀四千兩方肯結案李公見而尤之以爲太過某曰我非得已我欲爲小兒捐一知縣故耳現在汪銀七千兩已差人送入京師我並不存家中未幾其子果選甘肅某縣陞河州知州乾隆四十七年爲冒賑事發覺斬立決孫二人盡行充發家產籍沒入官某驚悸疽發背死

執虎耳

雲南大理縣南鄉民李士桂家世業農家畜水牛二隻
至夜一牛不歸士桂往尋昏黑中月色初上見田中有
獸卧焉酣聲雷鳴以爲己牛罵曰畜生如何此刻不回
家隨即騎上將攀其角角不見但聳毛耳兩隻遍身狸
色斑然方知是虎急不敢下虎被入騎驚醒騰身起咆
哮叫跳士桂私念下背必爲所啖于是竭生平之力緊
握其耳至于穿破耳輪手愈牢固抵死不放虎性猛烈
騰山躍水爲棘刺所傷次日晨刻力盡而斃士桂亦僵
仆虎背氣息奄然家人尋得抱持歸家竟獲重生兩脚
上爲虎爪所攢肉盡骨見醫逾年才得平復

十八灘頭

湖南巡撫某平時敬奉關帝每元旦先赴關廟行香求
簽問本年休咎無不應驗乾隆三十二年正月一日詣
廟行禮畢求得籤有十八灘頭說與君之句因有戒心
是年雖淺水平路必捨舟坐轎秋間爲侯七一案天
使接臨從某湖過某地行舟則近而速起旱則遠而遲
使者欲舟行公不可乃以關神籤訣誦而告之使者勉
從而心不喜未幾貴州鉛廠事發有公受賍事公不承
認而司閤之李奴必欲扳公說此銀寶送主人非奴所
撞騙時李已受刑兩足委頓奴主爭辨不休使者厲聲

謂公曰十八灘頭之神籤驗矣李字十八也委頓于地
癱也說此銀送與主人是送與君也關聖帝君早知有
此劫歟公何辨之有公悚然遂認受賍而案定

三姑娘

錢侍御琦巡視南城有梁守備年者能超距騰空所擒
獲大盜以百計公奇之問以平素擒賊立功事狀梁跪
而言曰擒盜未足奇也某至今心悸且嘆絕者擒妓女
三姑娘耳請爲公言之雍正三年某月日九門提督某
召我入面諭曰汝知金魚衛衛有妓三姑娘勢力絕大
乎曰知汝能擒以來乎曰能需役若干曰三十提督與

如數曰不擒來擡棺見我三姑娘者深堂廣廈不易篡
取者也梁命三十人環門外伏已緣牆而上時已暮秋
暑小涼高蓬蔭屋梁伏篷上伺之漏初下見二女鬟從
屋西持朱燈引一少年入跪東窗低語曰郎君至矣少
年中堂坐良久上茶者三四女鬟持朱燈擁麗人出交
拜妮語膚色目光如明珠射人不可逼視少頃兩席橫
陳六女鬟行酒奇服炫粧紛趨左右三爵後繞梁之音
與笙簫間作女目少年曰郎倦乎引身起牽其裾從東
窗入滿堂燈燭盡滅惟樓西風竿上紗燈雙紅梁竊意
此是探虎穴時也自篷下足蹋寢戶八女驚起赤體躍

床下趨前抱梁腰低聲辟曰何衙門使來曰九門提督女曰孽矣安有提督拘人而能免者乎雖然裸婦女見貴人非禮也請着衣一謝明珠雙梁許之擲與一襖一裙一衫一領襖女開箱取明珠四隻擲某手中女衣畢乃從容問公帶若干人來曰三十曰在何處曰環門伏曰速呼之進夜深矣爲妾故累若飢渴妾心不安願左右治具諸婢烹羊炮兔咄嗟立辦三十人席地大嚼懽聲如雷梁私念床中客未獲將往揭帳女搖手曰公胡然彼某大臣公子也國體有關且非其罪妾已教從地道出矣提督訊時必不怒公如怒公妾願一身當之

天黎明女坐紅帷車與梁偕行離公署未半里提督飛馬硃書諭梁曰本衙門所拿三姑娘訪聞不確作速釋放毋累良民致千重譴梁惕息下車持珠還女女笑而不受前婢十二人騎馬來迎擁護馳去明日偵之室已空矣

搜河都尉

予親家張開士牧宿州奉旨開河掘地得鼃大如車輪頂繫金牌鑄正德二年皇帝勅封搜河都尉十二字鼃兩眼深碧色背殼綠毛寸許民間聚觀告之官官念前代老物命放之是夜風雨颯至河不掘而成者三十

餘文

科場事五條

乾隆元年正月元日大學士張文和公夢其父桐城公諱英者獨坐室中手持一卷文和公問爺看何書曰新科狀元錄狀元何名公舉左手示文和公曰汝來此吾告汝文和公至左曰汝已知之矣何必多言公驚醒卒不解後丙辰狀元乃金德瑛移玉字至英字之左此其驗也公得子遲祈夢于京師之前門關帝廟夢帝以竹竿與之旁無枝葉心頗不喜有解者賀曰公得二子矣問何故曰孤竹君之二子此傳記也破竹字爲兩個字

此字法也已而果然

王士俊爲少司寇讀殿試卷夢文昌神抱一短鬚道士與之後臚唱時金狀元德瑛如道士貌出其門

劉大槐丙午下場請乩乩仙批云王子雨榜劉不解以爲王子非會試年或者有恩科耶後丙午中副榜至壬子又中副榜

繆煥蘇州人年十六入泮遇乩仙問科名批云六十登科汪大悲嫌其遲後年未三十竟登科題乃六十而耳順也

有三人所夢于于肅愍廟兩人無夢一人夢肅愍謂曰

收往觀廟外照牆則知之其人醒告二人二人妬其有夢僞洩焉者卽于夜間取筆向牆上書不中二字天尙未明寫不字不甚連接次早三人同往視之乃一个中三字果得夢者中矣

百四十村

閣學周公煌四川人自言其祖樵也孤身居峨嵋山年九十九未婚每日入山打薪賣與山下吳姓鬻豆腐翁吳夫妻二人一女每日買周薪爲炊交易甚懽吳年六旬告周曰明日是吾生辰叟早來飲酒周諾之已而不至吳之妻曰周叟頗喜飲今不來賣薪又不來稱祝母

乃病乎盍往視之吳翌日往訪見周顏色甚和問昨何
不來叟笑曰我昨入山將伐薪作壽禮不意過一深溪
見黃白物繫纍得無世所稱金銀者乎余竭力運之現
堆床下若下山則誰爲守者吳視之果金銀因代爲謀
曰叟不可居此女叟孤身住空山而挾此重物保無盜
賊慮耶周曰微君言吾亦知之盍爲我入城尋一屋在
人煙稠密處吳如其言且助之遷居未幾周又至面赧
然有慙色手百金贈吳揖曰吾有求于公吾明年百歲
矣從未婚娶自道將死違有他想不到獲此重資一老
身守之復何所用意欲求公作媒代聘一婦吳睨其妻

相與笑吃吃不休嫌其不知老也周曰非但此也我聘妻非處子不可若再醮二婚非老人鄭重結髮之意倘嫌我老者請萬金爲聘以三千金謝媒吳雖知其難而心貪重謝強應曰諾老人再拜去月餘無人肯與老人婚老人又來催促吳支吾無計時吳女纔十九歲忽跪請曰女願婚周叟吳夫婦愕然女曰父母之意不過嫌周老憐女少耳女聞人各有命兒如命薄雖嫁年相若者未必不作孀婦兒如命好或此叟尙有餘年幸獲子嗣足支門戶亦未可定且父母無子只生一女女恨不能作男兒孝養報恩如彼以萬金來此而又以三千金

作謝是生女愈于生男而女心亦慰女想此叟如許年
紀獲此橫財恐天意未必遽從此終也吳夫婦以女言
告叟叟跪地連叩頭呼岳父母者再嫁生一子讀書補
廩孫即惻隱公也老人年一百四十歲吳女先卒年已
五十九矣老人殯塋制服哭泣甚哀又四年老人方卒
所居村人題曰百四十村

人畜改常

搜神記有雞不三年犬不六載之說言禽獸之不可久
畜也余家人孫會中畜一黃狗甚馴常啖飯狗屈尾乞
憐出入必相迎送孫甚愛之一日手持肉與食狗嚼其

手掌心皆穿痛絕于地乃捧狗殺之揚州趙九善養虎檻虎而行路人觀者先與十錢便開檻出之故意將頭向虎口摩擦虎涎滿面了無所傷以爲笑樂卽是者二年有餘一日在平山堂下索錢又將頭摩虎口虎口張一嚙而頸斷衆人報官官召獵戶以鎗繫虎殺之人皆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余曰不然人亦有之趙野丙寅余宰江寧有報殺死一家三人者余往視屍手乃屍親之妻弟劉某平日謂舅姊弟甚厚並無嫌隙其姊生子年甫五歲每舅氏來代爲哺抱以爲慣常是年五月十三日到又來抱甥姊便交與劉乃擲甥水缸中以石壓

殺之姐驚走視便持利刃斫姐斷其頭姐夫來救又持刀刺其腸出腸尺餘尚未氣絕余問有何冤仇傷者極言平日無冤言終氣絕問劉劉不言兩目斜視向天大笑余以此案難詳立時杖斃之至今不解何故又有寡婦某守節二十餘年內外無間言忽年過五十私通一奴至于產難而亡其改常之奇皆虎狗類矣

夢葫蘆

尹秀才廷一未第時每逢下場必夢神授一葫蘆放榜不中自後遇入闈心惡而每次必夢葫蘆然屢夢則葫蘆愈大雍正甲辰科入闈之前夕尹恐又夢乃坐而待

子不語
旦欲避夢也其小奴方睡大呼夢見一个葫蘆與相公
長等身升懊恨不祥亦無可奈何已而榜發升竟中三
十二名其三十名姓胡其三十一名姓蘆皆甚少年方
悟初夢之小葫蘆蓋二公尙未長成故也

乩仙示題

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
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
知不知又不知衆人大笑以仙爲無知也是科題乃不
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三節又甲午鄉試前秀才求乩仙
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衆秀才苦求不已乃書曰正在

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

神籤預兆

秦狀元大士將散館求關廟籤得靜求好把此心捫之句意靜靜不樂以爲神嗤其有虧之事也已而試松柏有心賦限心字爲韻終篇忘點心字閱卷者仍以高等上上閱之問心字韻何以不明押秦俯首謝罪而閱卷者亦俱拜謝上笑曰狀元有無心之賦主司無有眼之人

奇騙

騙術之巧者愈出愈奇金陵有老翁持數金至北門橋錢店易錢故意較論銀色嘵嘵不休一少年從外人禮貌甚恭呼翁爲老伯曰令郎貿易常州與姪同事有銀信一封託姪寄老伯將往尊府不意姪之路遇也將銀信交畢一揖而去老翁拆信謂錢店主人曰我眼昏不能看家信求君誦之店主人如其言皆家常瑣語末云外紋銀十兩爲爺薪水需翁喜動顏色曰還我前銀不必較論銀色矣兒所寄紋銀紙上書明十兩卽以此兌錢何如主人按其銀兩之十一兩零三錢疑其子發信時匆匆未檢故信上祇言十兩老人又不能自稱可

將錯就錯獲此餘利遽以九千錢與之時價紋銀十兩
例兌錢九千翁負錢去少頃一客笑于旁曰店主人得
無受欺乎此老翁者積年騙棍用假銀者也我見其來
換錢已爲主人憂因此老在店故未敢明言店主驚剪
其銀果鉛胎懊惱無已再四謝客且詢此翁居址曰翁
住某所離此十里餘君追之猶能及之但我翁隣也使
翁知我破其法將仇我請告君以彼之門向而君自往
追之店主人必欲與俱曰君但偕行至彼地君告我以
彼門向君卽脫去則老人不知是君所道何仇之有客
猶不肯乃酬以三金客若爲不得已而強行者同至漢

西門外遠望見老人攤錢櫃上與數人飲酒客指曰是也汝速往擒我行矣店主喜直入酒肆捽老翁歐之曰汝積騙也以十兩鉛胎銀換我九千錢衆人皆起問故老翁夷然曰我以見銀十兩換錢並非鉛胎店主旣云我用假銀我之原銀可得見乎店主以剪破原銀示衆翁笑曰此非我銀我止十兩故得錢九千今此假銀似不止十兩者非我原銀乃店主來騙我耳酒肆人爲持數稱之果十一兩零三錢衆大怒責店主店主不能對羣起歐之店主一念之貪中老翁計懊恨而歸

驅術巧報

騙術有巧報者常州華客挾三百金將買貨淮海間舟
過丹陽見岸上客負行囊呼搭船甚急華憐之命停船
相待船戶搖手慮匪入爲累華固命之船戶不得已迎
客入宿于後艙舳尾將抵丹徒客負行囊出曰余爲訪
戚來今已至戚所可以行矣謝華上岸去頃之華開箱
取衣箱中三百金盡變瓦石知爲客偷換悞恨無已俄
而天雨且寒風又逆舟行不上華私念金已被竊無買
貨資不如歸里捫揣再赴淮海乃呼篙工拖舟返許其
直如到淮之數舟人從之順風張帆而歸過奔牛鎮又
見有人冒雨負行李淋漓立招呼搭船舵江曉之卽竊

銀客也急伏艙內而僞令水手迎之天晚雨大其人不料此船仍回急不及待持行李先付水手身躍入艙見華在焉大駭狂奔而走發其行囊原銀三百宛然尙存外有珍珠數十粒價可千金華從此大富

香亭記夢

香亭于乾隆壬辰冬赴都謁選遶道東昌十二月五日宿冠城縣東關客店夜夢至一園亭竹石蕭疎迥非人境几上橫書一卷字作蠅頭小楷閱之載一事云新野之渠有巨魚化爲麗姝名曰喬如有李氏子感焉至三百六十日而李氏子以弱死朱氏子又感焉歷三十六

目而宋氏子亦死有楊氏子知其爲怪也故納之而特
變之絕其水飲喬如無所施術三年生三子悉化爲魚
六年楊氏子遍體生鱗甲而喬如益冶艷一夕暴風雨
喬如抱持楊氏子兩身合爲一身各自一首鼓鬣全飛
投洞庭湖日出時楊飲水曰入時喬如飲水楊氏子猶
知與喬如交歡不知爲魚在水也而竟得不死壽此之
謂物其物化其化自此以下字模糊不可辨鐘鳴夢醒
枕上默誦不遺一字

敦倫

李剛主講正心誠意之學有日記一部將所行事必據

子不語卷二十一

七

寶書之每與其妻交構必楷書某月某日與老妻敦倫
一次

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商邱宰某申詳一案有卑職勘得毫無疑義四字臬使
某怒其專擅駁飭不已并提經承宅門將行枷責楊急
改似無疑義四字再行申詳乃批允核轉然往返盤費
司房打點已至千金汶上令某見巡撫某偶患寒疾失
聲一咳某怒其不敬必欲提叅央中間人私獻萬金方
免人相傳爲一字千金一咳萬金

菩薩答拜

余祖母柴太夫人常爲余言其外祖母楊氏老而無子
依其女洪夫人以終年九十七而卒居一樓奉佛誦經
三十年足不履地性慈善聞樓下笞奴婢聲便傍得不
能食或奴婢有上樓者必分已所食與食九十以後拜
佛佛像起立答拜太夫人大怖時余祖母年尚幼必拉
之作伴曰汝在此佛不答我也卒前三日索盆濯足婢
以向所用木盆進曰不可我此去將踏蓮花須將浴面
之銅盆來俄而擁檀之氣自空竊繞端坐跏趺而逝逝
後香三晝夜始散

暹羅妻驢

暹羅俗最滯男子年十四五時其父母爲娶一牝驢使
與交接夜睡縛驢以其勢置驢陰中養之則壯盛異常
如此三年始娶正妻迎此驢養之終身當作側室不娶
驢者亦無女子肯嫁之也

倭人以下竅服藥

倭人病不飲藥有老倭人能醫者熬藥一桶今病者覆
身卧以竹筒插入穀道中將藥水乘熱灌入用大氣力
吹之少頃腹中汨汨有聲拔出竹筒一瀉而病愈矣

獅子擊蛇

戈侍御濤云其太翁名錦爲某邑令適西洋貢獅子經

過其邑獅子於路有病與解員在館驛暫駐獅子蹲伏
大樹下少頃昂首四顧金光射人伸爪擊樹樹根中斷
鮮血迸流內有大蛇決折而斃先是驛中馬多患病往
往致死自此患除厚待貢使至京獻於關延象見之
不跪獅子震怒長吼一聲象皆俯伏奉旨放歸本國
後數日陝撫奏至云京中放獅本日午時已過潼關

賈士芳

賈士芳河南人少似癡愚有兄某讀書命士芳耕作時
時心念欲往遊天上一日有道人問曰爾欲上天耶曰
然道士曰爾可閉目從我遂凌虛而起耳畔但聞風濤

聲少頃命開目見宮室壯麗謂士芳曰爾少待我入卽
至良久出謂曰爾腹餒耶授酒一杯賈飲半而止道人
弗強曰此非爾久留處仍令閉目行如前風濤聲少頃
開目仍在原處步至伊兄館中兄驚曰爾人耶鬼耶曰
我人耳何以爲鬼曰爾數年不歸曩在何處曰我同人
至天上往返不過半日何云數年其兄以爲癡不之顧
與徒講解周易士芳坐于旁聞之起搖手曰兄誤矣是
卦繇詞九五陽剛與六二相應陰陽合德得位乘時水
火相濟變爲正日之卦過此以往剛者漸升柔者漸降
至上九數不可極極則有悔悔則潛藏以待剝復之機

矣其兄大驚曰汝未讀書何得剖析易理如此精奧信其果遇異人遠近趨慕叩以禍福無不響應田中丞奏聞蒙 召見卒以不法伏誅或云賈所遇道人姓王名紫珍尤有神通嘗烹茶招賈觀之指曰初烹時茶葉亂浮清濁不分此混沌象也少頃水在上葉在下便是開闢象矣十二草年不過如此一霎耳嵇文敏公總督河道時賈常在署中人多崇奉之有不相敬者賈必拉至無人之處將其生平陰事妻子所不知者一一語之其人愧服乃已又常問人可畏鬼否曰畏鬼便已如云不畏則是夜必有奇形惡狀者入房作鬧

石男

石婦二字見太元經其來久矣至于半男半女之身佛書亦屢言之近復有所謂石男者揚州嚴二官親甚美而無人與狎其穀道細如綠豆下穢如線香晝食粥一盂酒數杯蔬菜些須而已多則腹中暴脹大便時痛苦異常

鬚長一丈

黃龍眉震澤縣人官熱河四旗廳巡檢鬚長一丈有奇繞腰兩匝餘垂至地

禁賭婆

粵東崖州居民半屬黎人有生黎熟黎之分生黎居五指山中不服王化熟黎尊官長來見則膝行而入黎女有禁魘婆能禁咒人致死其術取所咒之人或鬚髮或吐餘衽納竹筒中夜間赤身仰臥山頂對星月施符誦咒至七日其人必死遍體無傷而其軟如綿但能魘黎人不能害漢人受其害者擒之鳴官必先用長竹筒穿索扣其頸項下曳之而行否則近其身必爲所禁魘矣據婆云不禁魘人則過期已身必死婆中有年少者不及笄便能作法蓋祖傳也其咒語甚秘雖杖殺之不肯告人有禁魘婆無禁魘公其術傳女不傳男

割竹簽

黎民買賣田土無文契票約但用竹簽一片售價若干用刀割數目于簽上對劈爲二買者賣者各執其半以爲信日久轉賣則取原主之半簽合而驗之其稅簽如稅契請官用印于紙封其竹籤之尾春秋納糧較內地加豐焉

黎人進舍

黎民婚嫁不用輿馬吉日新郎以紅布一疋往岳家裏新婦負背上而歸其俗未成親之先婿私至翁家與其妻苟合謂之進舍若能生子而後負婦者則羣以爲榮

鄰里交賀各以白紙封番錢幾元至其門首拋竹筐中其主人以大藥貯酒陳于門前甕內插細竹筴數條賀客至各伏筴甕而飲飲畢又無迎送拜跪之禮余在肇慶府署中厓州刺史陳桂軒爲余言

海異

海中水上鹹下淡水魚生鹹水者入淡水中卽死生淡水中者入鹹水中卽死鹹水煮飯水乾而米不熟必用淡水煮才熟水清者下望可見二十餘丈青紅黑黃其色不一人小便則水光變作火光亂星噴起魚常高飛如鳥雀有變虎者變鹿者

喝呼草快子竹

惠州山中有草喝之則葉捲號喝呼草羅浮山有快子竹竹形小而質勁截之可以爲箸不許人作聲若作聲呼之便遁入土中覓不可得

蚺蛇藤

瓊雷兩州蚺蛇大如車輪所過處腥毒異常遇者輒死性淫而畏藤土人多以婦人褲并藤條置腰間聞腥氣知蛇至先以婦褲擲去蛇舉頭入褲吮嗅不已然後以藤拋擊蛇便縮伏憑人捆縛縛歸釘之樹上用刀剖腹蛇似不知將至胆處乃作愛護之狀胆畏人取逃上逃

下未易捉取直至蛇死腹裂胆落地上猶躍起丈餘漸力盡勢低取掛簷間其胆衣內汁猶終日奔騰上下無一隙停留俟亮乾後才可入藥

網虎

江西鄱陽湖漁人收網疑其太重解而視之斑然虎也惜已死矣

福建解元

裴文達公典試福建心奇解元之文榜發後亟欲一見晝坐公廨聞門外喧嚷聲問之則解元與公家人爲門包角口公心薄之而疑其貧禁止家人索詐立刻傳見

其人面目語言皆粗鄙無可取心悶悶因告方伯某悔
取士之失方伯云公不言某不敢說放榜前一日某夢
文昌關帝與孔夫子坐朱衣者持福建題名錄來關
帝蹙額云此第一人平生作惡武斷何以作解頭文昌
云渠官階甚大因無行已削盡矣然渠好與喜聞一聞
毋喝卽止念此尚屬孝心姑予一解不久當令歸土矣
關帝尚怒而孔子無言此亦奇事未幾某亡

顧四嫁妻重合

永城呂明府家佃人顧四乾隆丙子歲荒鬻其妻某氏
嫁江南虹縣孫某生一女次年歲豐顧又娶後妻生子

成成幼遽出爲人傭工流轉至虹縣地方贅孫姓家兩年妻父歿成無所依遂攜其妻并妻母回永城顧四出見兒之岳母已之故妻也時顧後妻先一月歿遂爲夫婦如初

千里客

萬厯年間紹興商家辛起第卜云千里客來居此宅當時訝之至國初王侍御蘭膏先生任鹽政歸買此宅居之王別號千里卽江寧王檢校大德父也

趙子昂降乩

鄧宗洛秀才云伯祖開禹公少時贅海寧陳大司空家

衆人請仙公亦問終身此判云子趙子昂也五字宛然
趙書公在旁微笑云兩朝人物乜隨判詩一首云莫笑
吾身事兩朝姓名久已著丹霄書生不用多饒舌勝爾
寒羶嘆寂寥後公年八十由歲貢任來安訓導十年而
終

神仙不解考據

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羣縣劉氏自稱雁
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并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
歐蘇來降劉氏云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
咸敬信之穎本唐開寶間人曾撰張希古墓志石在泗

安碑林畢中丞近移置吳中靈岩山館一日降乩節署甫至卽以此語謝其護持之功此事無知者因共稱其神奇時嚴道甫在座因云記墓志中云左衛馬邑郡尚德府折衝都尉張君致唐府兵皆隸諸衛左右衛領六十府志云尚德府爲左衛所領固也但唐書地理志馬邑郡所屬無尚德府未知墓志何據仙停乩半晌云當日下筆時僅據行狀開載至唐地理志爲歐九所修當俟晤時問明再奉復耳然自是節署相請乩不復降卽他所相請有道甫在乩亦不復降

產公

廣西太平府僚婦生子經三日便澡身于溪河其夫乃擁衾抱子坐于寢榻卧起飲食皆須其婦扶持之稍不衛護生疾一如孕婦名曰產公而妻反無所苦查中丞儉堂云

烏魯木齊城隍

烏魯木齊干乾隆四十一年築城得至德年殘碑中有金蒲字知其地唐時爲金蒲城今唐書作金滿城悞也並建有城隍廟興工三日都統明公亮夢有人儒冠而來云姓紀名永寧陝西人昨奉天山之神奏爲此地城隍故爾來謁公心異之時畢公秋帙撫陝因以札來詢

畢公飭州縣查現在紀姓中未有名永寧者適嚴道甫
修華州志有紀姓以家譜來求登載其遠祖檢之則名
永寧者居然在焉乃明中葉生員生平亦無他善惟嘉
靖三十一年地震時曾捐貲掩埋壓傷死者四十餘人
而已因以復明公書至適于是日廟方落成也

黑霜

四海本一海也南方見之爲南海北方見之爲北海証
之經傳皆然嚴道甫向客秦中晤誠毅伯伍公云雍正
間奉使鄂勒素間有海在北界欲往視國人難之固請
乃派西洋人二十名持羅盤火器以重壇裹車從者皆

乘橐駝隨往北行六七日見有氷山如城郭其高入天
光氣不可逼視下有洞穴從人以火照羅盤蜿蜒而入
行三日乃出出則天色黯淡如玳瑁間有黑烟吹來着
人如砂礫洋人云此黑霜也每行數里得巖穴則避入
以硝磺發火蓋其地不生草木無煤炭也適時復行如
是又五六日有二銅人對峙高數十丈一乘龜一握蛇
前有銅柱虫篆不可辨洋人云此唐堯皇帝所立相傳
柱上乃寒門二字因請回車云前去到海約三百里不
見星日寒氣切肌中之卽死海水黑色如來時復開裂
則有夜叉怪獸起來攫人至是水亦不流火亦不熱公

因以火着貂裘上試之果不然因太息而回入城檢點從者五十人凍死者二十有一公面黑如漆半載始復故隨從人有終身不再白者

中印度

後藏西南四千餘里有務魯木者卽佛經所云中印度也世尊居之金銀宮闕與佛書所云無異宮門外有池方廣百里白蓮如斗香氣著衣經月不散云卽阿暫池也天時寒暖皆如三四月杭稻再熟無金銀皆以貨物交易達賚喇嘛五歲一往觀聞雍正初年鄂羅索發兵萬餘驅猛象數百來闐欲奪其地世尊持禁咒遣毒蟒

數千往禦鄂羅索懼請受約束蟒蛇瞬息不見世尊云
此嗔心所致也不嗔則無有矣因諭以此地人少每十
年當以童男女五百來獻令其自相配耦至今猶然誠
意伯伍公云

來文端公前身是伯樂

來文端公自言伯樂轉世眸子炯炯有光相馬獨具神
解兼管兵部及上駟院時每值桃馬百十爲羣瞥眼一
過其毛病纖悉無不一一指出販馬者驚以爲神年七
十後常閉目靜攝每有馬過靜聽啼聲不但知其良否
卽毛色疾病皆能知之 上所乘馬皆先命公選視有

內侍衛數人精選三馬百試無差將獻 上公時已老
眼皮下垂以兩指撐眼視之曰其一可用其二不可用
再試之果蹶矣一日坐內閣史文靖公乘馬至閣門外
下偶言所乘棗騮馬甚嘉公曰嘉則嘉矣但公所乘乃
黃驄馬也何得相詐文靖云適所言誠悞但公何以知
之公笑而不言又一日梁文莊公入閣少遲自言所乘
馬傷水艱于行步公曰非傷水乃悞吞水蛭耳文莊乃
請獸醫針治果下水蛭數升而愈公常語侍讀嚴道甫
云二十時荷校于長安門外三十年日翫索易象乾坤
二卦得相馬之道其神解所到未能以日授人也

福建試院樹神

紀太史曉嵐視學閩省試院西齋有栢一株干霄蔽口
幕中友人于深夜常見有人來往其下章服一如

本朝制度惟袍是大紅紀意樹神爲崇乃掃室立主以
祀並作對句懸于楹間云參天黛色常如此點首朱衣
或是公自是怪遂絕

于雲石

金壇于雲石官翰林時迎其父迎養入都一日行至中
途天色已晚四無人烟尋一旅店遂往投宿店主以人
滿辭于以前路無店固求留宿店主躊躇久之曰店後

只有空屋數椽小兒幼年曾讀書其處不幸天亡我不
忍往觀故封閉之客如不嫌請暫住一夜如何于從之
卽開門人見四壁塵蒙蠅蚋滿戶案有殘書數卷偶得
時文稿一本翻閱之與其子雲石所作文無異入後數
篇與鄉會試中式之卷亦相同意甚訝然忽寓外有光
射入見對面石壁上恍惚有于雲石字跡卽秉燭出觀
乃于霄石三字也轉身進內崩然有聲石壁遂倒字亦
隨滅一夜驚疑不寐曉行抵都與予備述其事雲石聞
言不覺失色須臾仆地急喚家人救治不甦而絕